



胡丑娥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胡 亚 娥

本 社 編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太原

內 容 提 要

在党的领导下，随着工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，我省群众性的文艺创作也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，出自工农兵之手的优秀作品，如雨后春笋，锋芒初露，互争辉映。

我们非常高兴地向读者推荐“胡亚娥”这本书，因为它所选辑的，是十个工农作者的比较优秀的短篇，作品的特色是故事生动、人物活现、思想性强、短小精悍。

今后，我们还将编选这样优秀的作品，陆续出版。

胡 亚 娥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(太原并州路七号)
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晋出字第2号

太原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• 2 $\frac{1}{4}$ 印张 • 49,000字

一九五九年六月第一版

一九五九年六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1,110册

統一书号：10088·282

定 价：二角五分

目 錄

初診.....	程大威 (1)
老二和邪天.....	九 孩 (13)
轆子.....	申文凡 (19)
我的姥爷.....	刘 勇 (26)
“万金”老汉.....	謝庆荣 (31)
胡亚娥.....	兰心鵬 (36)
老組长的故事.....	陈玉山 (41)
春海回家.....	杜 洪 (49)
改樓.....	肖高旺 (55)
婚礼之前.....	穆文萃 (60)

初 診

程 大 成

兽医站就在这雁門关外一个群山环抱的山城里。站上共六个人，有祖传的、經驗丰富的老中医，有党在学校培养出来的青年西医，还有一个是我讀高中时的同学哩。可就我一个人是女的。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緣故吧！同志們对我有些不好意思，說起話来也是客客气气的。不过，日子久了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他們不叫我名字，却喊我“大眼睛姑娘”，只有到郑重其事的时候，才偶尔叫我“于蓮同志”。

我被分配在葯房工作。据站长老杜說：“暂时你先搞这！”这工作挺清閑，也挺复杂；我不太懂中医，葯斗子又那么多，抽开这个，找那个，一付葯总得配一刻鐘。我和杜站长要求过几次，要下乡轉轉，可是都沒有获得批准。一晃，三个月过去了。农村公社化了，农业获得大丰收，各公社到县委去报喜的鑼鼓，簡直把我的心都要敲碎，我渴望着到农村去看看。說真的，我长了这么大，竟沒有在农村里生活过一天！

鋼鉄“淮海战役”开始了，县委决定，要兽医站派人到各矿点去解决畜力运输中的病伤事故。我听到这消息就去找杜站长，他說研究研究再說。可是研究的結果：看門、料理門診业务又落在我的身上。由于这是大家的决定，我沒吭

声。临走，杜站长对我說：“于蓮同志，今后下乡的机会很多，現在你在家裏要独挡一面了，我相信你能搞好！”

“尽量往好搞吧！”

“不，一定要搞好！”杜站长用我从来未見过的严肃口气說。

“一定……”我机械地重复着。

同志們一走，我突然感到沒主見了。沒門診业务时，我看看这，摸摸那；一会儿消毒，一会儿准备，反正消停不下。可是，当有門診业务时，我的心就跟着畜蹄踩在石板路上“踏踏”的声音，不由自主地“突突”地跳起来。也不知該迎出去好，还是等着对。一举一动都是那么不自然。

最使我駭怕的，要算畜主带着怀疑眼光的窺視了，看得我手发抖，連听診器也拿不稳。我見過杜站长他們作門診业务时，畜主就主动地、滔滔不絕地介紹病畜情况：多咱病的，不吃、拉稀、咳嗽，前几年得过这病，吃的什么药好了……可是对我，就不一样了，有时候我主动地問，也不会得到圓滿的回答。仿佛專門是要考考我似的，說些不关疼痒的話，什么“先生看看吧！”“我也不知这畜牲得的是啥病。”我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，心里可委实有点不高兴。我鼓励自己：

“坚持着，慢慢会好的！”就这样，我坚持着独挡一面的門診业务，漸漸地这种不愉快的感觉消失了。每当从我手里治愈了一头牲畜，就会有一种甜絲絲的感觉掠过心头；如果一头牲畜連續三天治疗，还不見效，就会感到十分内疚！

寒暑表上的水銀柱急驟下降。天气冷得出奇！炊事員老李說：“恐怕要变天！”真不出他所料，下午，天气变得灰霧霧的，刹时，鵝毛似的大雪片就在天空中飞舞起来。

第二天，皚皚白雪复盖了大地，远近山巒都披上了銀

装。雪，还在空中交織飞舞。……

半夜，一陣急劇的叩門聲，把我從夢中惊醒。

“誰？半夜三更的！”炊事員老李甕聲甕氣地問。

“我！請醫生！”

我猛地爬起來，穿上冷冰冰的衣裳，套上鞋，奔了出去。當我走到院裡一看，只是一個人，沒牽牲畜。“出診！”一下從我腦子裡飞快地掠過，这么大的雪……我怔怔地焦急，想問問情況，沒等我開口，老李就說：

“牲口呢？”

“沒牽來！”

“怎麼？”

“病重！”

“你是那兒的？”

“二嶺！”

“二嶺？！……”老李惊奇地重复着。

我清楚的意識到：一定路很远，或許要翻山越嶺。我說：“來，到家里暖暖再說！”其實，炉子早就熄了，但畢竟比外面還暖的多。

我點着燈，他倆也跟着進來了。我借着燈光一看，是個老漢，看樣子有五十歲了。身上緊緊地裹着一件白茬皮袄，黑棉褲的下部和鞋都變成白色的了。我不禁打了個寒噤，言不達意的問道：

“你老走着來的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馬，馬病了！打滾，肚慳！”

我停了停毅然地說：“走！我去看看！”說着，着手整

理出診包。

“你？”老人惊叫着，“恐怕不行吧！一来路难走，二来馬病得可不輕啊！”显然，他怀疑我去了是不是頂事。

“你說怎么办呢？”我沒好气的說。

“再沒有旁人嗎？”

“就剩于医生一个人啦！”老李解釋說。

“噫！”老人叹了口气。无可奈何地蹲在地上說：“碰命吧！”

我敏感地覺得他不信任我。我沒吭声，繼續收拾着出診包。我轉了話題問他：

“你貴姓？”

“姓刘，叫刘树清。”

“在社里担任什么职务？”

“畜牧股长。幷成人民公社后，我还没个名义。”我瞥了他一眼，看到他胡須上的冰霜，正在一滴一滴的溶化。我勸他喝点水，到炕上休息体息，他一一謝絕了，蹲在那里一动也不动。我收拾停当，說了一声走吧，他抬起眼皮望了望我，一声不响地站了起来。

“于医生沒出过門，你要照顧点！”老李拍拍刘树清的肩膀說。

“用不着你分咐！”树清老汉說着从我肩上夺出診包，我执拗不过，只好把挎包託給树清老汉。

“小于！你多注意！”老李关心地囑咐我。我点了点头，把皮袄領子豎起，便向門外走去。

风加着盘旋的雪花，迎面扑来，象刀子一样，扎的脸生疼，連眼也睜不开。我和树清老汉一前一后，頂着风，迎着飘飘大雪，向灰霧弥漫、影影綽綽的山坡走去。

这时，許多事在我心中交織着，我想起了杜站长現在大概正忙碌在炼鉄炉旁，想起了家乡，甜睡的弟妹，想到怎样給馬治疗，滿足樹清老汉的要求，想起了前面艰难的道路，也想到毛主席，也許現在正紧张的工作着……风，雪算得了什么？我想到这儿，大踏步地赶上前去。

一会儿，我們走到山根下，开始登山了。坡陡，雪滑。樹清老汉不吭一声的走在前面，为我踩路，我心里真觉得过意不去。可是看他矫健的步伐，象是滿不在乎。我想：別看这老汉，倒是挺硬朗的，越登越高，路也越滑，樹清老汉和我的距离拉的远了。噫！真怪，两条腿象是借来的，酸的抬也抬不起。樹清老汉好象看透了这一些，他自动放慢了脚步：“姑娘！你累了吧？”他用富有經驗的口气說，“可是不能休息啊！一站住脚，就会冻坏的！”

我想分辯說我不累，就是气喘喘的一句話也說不出。

这段坡不长，却走了很長時間。好不容易爬到半山腰，路才平了一些。这时，樹清老汉跟我东拉西扯的啦呱开了：你家是那儿的？有什么人？在不在党、团？为什么当兽医？……甚至問我“对上象”了沒有？这真使一个姑娘难为情，我有心嗔怪他几句，可是嘴里却一五一十地告訴了他。

后来，不知怎么又把話題轉到馬的身上了：

“我們那匹馬啊！着实爱人。你說那身架、鮮紅的毛色、脾气，嘿！真是百里挑一，沒‘褒貶’，我們社都拿它当宝贝蛋。吃的是頂好的草料，驢和牛聞也聞不上，別說吃了。”

“那为什么給它这特殊待遇呢？”我惊奇地問。

樹清老汉意味深长的說：“噫！这匹馬是有来历的，它

和革命，和我們今天的生活有着密切的關係！”

这下把我弄糊涂了，一匹馬和革命和今天的生活有密切關係？我怎樣也理解不了，急忙問：

“為什麼？”

“這說起來話就長了。快到藥王廟了，休息一下，我給你說說根源吧！”樹清老漢緩緩地說，接着他又轉過身來對我說：“这回要是治好了它，我要重謝你哩！”

“哦！謝我？”我心里只顧猜測着這匹馬的根底，心不在焉地應承着。

“瞧！你不信！”樹清老漢絮絮叨叨地說，“你方圓几十里打听打听，我老漢多咱說出話來也是‘釘是釘，卯是卯’，你別信不過。就怕……”

路狹隘了。万丈深溝映着峭壁，使人眼暈。

“慢點，路不好走了！”樹清老漢警告我。

“走吧，不怕！”我說。可是我心里嘀咕起來，一步一步謹慎地順着樹清老漢的腳窩前進。突然，腳下一滑，我一屁股坐在雪地上，不覺“啊”了一聲，吓得出了一身冷汗。樹清老漢吃驚地轉回頭，見我痴痴的坐在雪地上，沒出危險，他哈哈笑了，忙把我扶起來。我有点不好意思。

雪不下了，大半个月亮透過雲隙，映着白雪，景色十分動人。拐過山咀，到了藥王廟，我抬起頭，借着月光仔細地打量着這殘破的廟宇，廟前有兩株參天的杉樹，樹梢上架着白雪，顯得十分嬌嫩。一道石壘牆，已經成了廢墟，人一迈腿就可過去。我跟着樹清老漢走進廟里的正殿，坐在一塊石墩上，身上頓時顯得輕鬆了許多。樹清老漢又拔了些枯草，一会儿就燃起了灼人的火焰，我一綹頭髮上的冰霜開始溶化，滴着水珠。

“給我說說馬的根源吧！”我提醒他說。可是樹清老漢却望着發出“劈啪”响声的火焰出神，好半天，他吁了一口氣，說：“好吧！那是在一九四二年的事了……”

“一九四二年？”我惊奇地睜大眼睛，屏住氣望着他。

“噫，四二年，那时节你还是个娃娃哩。可是我們这儿正打仗，打日本鬼子！这匹馬的来历，就得从那时說起！”樹清老漢声調悲壯，态度严肃的凝視着火堆：“四二年的秋天，日本鬼子對我們这块一連‘扫蕩’了一个多月，那真是弄得家家不安，鸡犬不宁啊！我們在武工队和王旅长的子弟兵的掩护下……”

“王旅长？”我打断樹清老漢的話，問。

“噯！就是现在的王震將軍！天天和鬼子轉山头。一个多月，鬼子連个屁也沒摸着，还处处挨打，天天三、二十个的往山外送死的、伤的日本兵，真把这些龟孙子們气疯了。这些害人的魔王，把快熟的庄稼割了、烧了……”大概是烟呛了，他連續地咳嗽了几声，又繼續說：“我們在山上看見，恨不得吃鬼子的肉。姑娘，那种大人伤心、娃娃嚎叫的悲惨情景，你是沒見過哇！和現在比起来，唉……”樹清老漢望了我一眼。我机械地点头，褲子上的冰凌和一切，在我腦子中被驅逐的一干二淨，我只是怔怔的傾听着。樹清老漢用手拨了拨火，蹙蹙眉头，又說：“一天后晌，鬼子挾着尾巴窜回去了，武工队就派了人去偵察。到天黑沒甚动静，大伙心寬了。人人都惦记那破家，都急着回去看看。人們刚下山，誰知就在这时候，那龟孙們又出来一股，我們一看事情不妙，就又往山上跑，鬼子就哇哇喊着追。眼看要出危險了，就听得一个宏亮的声音喊：‘乡亲们！不要乱跑，我們掩护你們！’我定睛一看，是一个提着盒子枪的子弟兵，后面还有几个

背枪的战士。我想跟他說些什么，只見他把手一揮，几个人跳上馬，順着山坡向鬼子斜冲下去。刹时，在鬼子堆里，响起了集密的枪声，我們安全地跑了出来。后来，我們才知道拿盒子枪的是个連指导員，叫张强，为了我們，他們壮烈地牺牲了！……又过了几天，我在山上寻着了一匹受了伤的紅馬，經过部队辨認，就是张强騎的那匹。我們一再要求，留給我們作紀念。并給它取名叫‘老紅’，它在解放战争中还送过公粮，后来还耕过互助組、初級社、高級社的土地，現在又进入了公社。虽然它二十一岁口了，还很健壮，我們看見它，就想起了过去的艰苦岁月，想起了救了我們全村老小的张强同志。想起了这些，就不知什么是困难！这就是馬的来历。它病了，又麻煩你半夜三更的……”

“不，我这算不了什么，我会尽我一切力量使它……”我的眼睛湿润潤的，嗓子在抽动，就象堵着一块棉花似的，甚也說不上来了。我自己問自己：“于蓮，于蓮！比起过去，这点又算什么苦呢！”面前的火堆更加深了我对过去的回忆，仿佛我是当年围着篝火の游击队員似的，身上紧张的出了一身鸡皮疙瘩，刹时，羞愧、难过、羡慕、崇敬的感觉便一古脑地涌上心头。从这，我倆很少說話，一边走，各人默默的想着心事。我心里好象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，乱糟糟，馬是什么病呢？我真的有把握嗎？越来我的心越紧张了。我望了树清老汉一眼，他低着头，悶悶地走，也許他在担心我治不了馬的病吧！

鸡叫的时候，到了二岭。馬在树清老汉家拴着，沒惊动誰，就直接去了。我进了門一看，并排三間正窑，都是用石板砌的，很整齐。树清老汉让我先到家去暖暖，我說还是先看看馬。他就領我进了西边的一間窑洞。

窑洞里挂着一盏小号馬灯，一匹馬正臥在墊草上，“吭吭”地喘气。看样子，是有人看护着的，我蹲下，打开出診包，听了一下馬的心音和腸蠕動情况，初步判断是“秘結”。为了更进一步弄清起見，我問树清老汉过去的情况。他一边回答我，一边叫：“小玲她媽！”一会儿，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，掀开草帘进来了：“請来了？啊！是个姑娘！”

“什么姑娘、小子的。我問你，这馬怎的？”树清老汉不耐烦地冲着老伴說。

“刚才还滾，看！老是这样吭吭的！”

我点了点头。当下，給馬打了两針，片刻，馬安靜了些。为了准备下一步治疗，我和树清老伴进了上房。

小玲也起来了。这个十五、六岁的姑娘，一边忙着生火拉风箱，一边好奇地、睡眼蒙眬地打量我。我试图問她几句，她只是颯颯一笑，从不应声。她很勤快，也聰敏，帮着我消毒，注射，灌腸……的确，在这时候，她成了我唯一的、得力的助手。

治疗完了第一次，天大亮了，院里拥来了不少大嫂子和小孩，她們爬在窗上看我，噁噁喳喳地議論：看样子十八、九，嫩的，能看病？咯咯咯！……

我一心一意地工作着，似乎这些話連耳朵也未进。

“干什么！乱吵吵甚！麻煩死人！”树清老汉大声吼，几个大嫂伸了伸舌头，孩子們哄地跑了，院里一下靜了。我看着，噗哧一声笑了。

糞便不下，我决定作一次直腸触摸。我甩掉了棉袄，挽起了袖子，涂上滑剂，把手插入馬的肛門。帮助固定馬的树清老汉很不落忍：

“姑娘！行嗎？別冻坏了。唉！”

“不要紧，不要紧！”我应承着。并把后部堵塞的硬粪块一点一点地捏碎。天又冷，粪便腌得皮肤很疼，赶作完，把我累得精疲力尽。

“小玲，快给于同志披上袄，去暖暖！”树清老汉来回转着。想自己动手，又不好意思。一个劲地督促小玲。我从他表情上可以看到，对我不信任和碰运气的想法在逐渐减少，代之而来的是更大的关怀和热情。这使我心里很受感动。

天还不到晌午，树清老伴就把饭做熟了。

“今天破例，不去食堂了，咱们自己做着吃！”我一看，豆面饴饹，羊肉萝卜梢子，于是，我们象一家子一样，围坐吃饭。本来，我不吃羊肉，可是我吃了两大碗。在这一对热情的老人面前，不吃，或吃的少，会使他们不高兴的。

吃罢饭，我和小玲又继续准备着下一次治疗药械，树清老汉撂下饭碗就跑到马圈去了。

这时，疲惫一阵胜似一阵纠缠着我。两个眼角干巴巴地疼，眼皮又滑又涩，我多么想躺一会儿啊！不，不能！一种责任感促使着我。现在的生活，是多少英雄洒下鲜血换来的啊。坚持下去，让时代的纪念——马活下去，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更幸福的社会……就这样，我又作了第三次治疗手术。

突然，树清老汉象孩子一样，连喊带叫地跑了进来：“好啦！好啦！哈哈！拉了那么多干粪蛋；现在站起来了，还在槽上闻草呢，哈哈！”他连比划带说。

我想去看看。大概因为我太激动了，猛地一站，只觉得房在摇动，地在转，眼睛一黑，坐在了炕上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小玲拉着我的手，惊叫起来：“媽！于同志手燙得厉害！”

“啊！”她們娘儿俩，七手八脚地把我放在炕上，給我蒙上大被：“发发汗，也难为姑娘啊。都是你个老糊涂，連歇也不让人歇一会儿！唉！”

我听得出来，这是树清老伴說的，我心里甜絲絲的，眼睛里流出了兴奋的眼泪。

过一会儿，猫咪咪的叫声，把我从梦中惊醒。我一看，太阳升的老高了。汗水湿透了衬衣，身上觉得很輕松。小玲坐在我的身旁，睜着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直笑。

“你没睡？”我坐起来問小玲。

“我就睡在你身边。还烧不？”

“不烧。根本就不烧！”我伸了只手递给小玲。

“不是，你騙我！黑夜你还說梦話。”

“我？說什么？”

“你說什么：‘深入群众不单是人，更重要的是心’……后来，我就听不清楚了。”

小玲若有所思地对我說。我觉得不好意思起来。

“哎呀！你快躺下，快躺下，小心再着凉！”树清老汉跑进来，命令着我。我笑了笑，心里有一种說不出的滋味。我咀說我已經好了，身子却躺了下来。

站上沒人，我急着要走，树清老夫妇俩好說歹說，又把我留了一宿。第二天，我走时，树清老汉非要拉馬送我。我說：“要送我，我宁耽悞工作也不走。”推託了再三，树清老汉才答应。他們象送姑娘回婆家一样，前拥后挤，把我送到村外。到了村外，树清一家和村里的几位干部站在村口不肯回去，尤其是小玲紧拉着我的手不放，真使我作难。

“于同志”，小玲紅着眼圈問我：“你多会再来呢？”

“我有時間就来，你去城里也去看我。啊！……”我有点感情冲动，鼻子发酸。停了停，我又說：“小玲，你愿意当我个妹妹嗎？”

“快叫大姐，快叫大姐！”树清老伴急着催。

“大姐！”

小玲視靦地叫了一声，把脸就紧紧地貼在我的胸前，这下，逗得大伙都乐了。

我上了山坡，他們还在山脚下望着我。

“大姐！慢点走！”小玲举着手喊。

我使劲搖着头巾回答他們。快轉弯了，我最后向二岭瞥了一眼：洁白的雪地上，一匹紅馬拴在桩上，它好象和我告別一样，长嘯一声，引起了山谷的回音，在我耳边振蕩着。一下，使我想起了它的根源——那位矫健的英雄的指導員。

初升的太阳照着皚皚白雪，大地上一片銀光閃耀。我踏着来时的脚印，向县城方向走去。

老二和邢天

九 孩

論起打眼技术来，在咱們这个掘进大組里，老二是头把手，这是誰都知道的。可碰了个冒失鬼邢天，他硬是不服气。偏偏邢天又接老二的班，真是“冤家路窄”，这两个人就糾纏不清了。

老二姓彭，解放后取的官名叫彭雄。可是大伙叫慣了，誰也不叫他彭雄，只是叫老二。他是一个小队长，所以有人也叫他二队长。調皮小伙子們开他的玩笑，有时还叫他二掌柜。管你叫他什么，他都答应，他滿不在乎。可是，在工作上、技术上誰要說三說四，他却一点也不能含糊。

他是矿上有数的老矿工。八岁就跟他老大下窑背煤，現在已經四十二岁了。1952年他就开始使喚电鑽，到現在也使了七八年了。長時間的經驗，加上一身好力气和一股子鑽研劲，打眼这一行算是七通八达了。別的好打眼工，在这个掌子行，换个掌子就成了生手；在这层煤里吃得开，到別的煤层里就得从头摸索。咱們老二呢，不管到哪里，都是一样行。他这手技术，在大伙的心目中早已經是定了綫的，誰也否認不了。可他这个人却不是这么个看法。誰要是說他工作不好，不行，哪怕是开玩笑，他也会急得臉紅脖子粗，自己恨自己地說着气話：“咳，你看我还算个老矿工，还受了党的多年培养教育！工作都干不好。”